

扭曲了的琴音

2B 謝寧

天啊！我到底做了什麼？

這個念頭在腦海中一閃而過，恐慌一下子全衝到頭頂，耳邊迴響着自己急促的呼吸聲，視線一片模糊。唯一看得比較清楚的，是窗外明媚的陽光直射進琴房中，飛越在黑白分明的琴鍵上。

對了，我剛才還在彈鋼琴呢！思維在慌張的陰影籠罩下，好不容易明朗起來，我看着金色燦爛的日光，像絲帶般糾纏着冷清分明的琴鍵，難分難捨，我的雙手也開始放在琴鍵上。

一開始，我彈着一段節奏簡單明快的樂章。開首的樂句必須完全圓滑，要像跳舞的人偶一樣甜美，討人喜愛；尾音則要如蜻蜓點水般彈上去，加上幾分活潑，然後一連串自上轉下再漸趨向上的音符階梯接踵而至，不停反覆重複，高高低低的音階交織在一起，在結尾又重回到原始的軌道，精美的人偶在小心翼翼的操縱下，再次跳起了原定精心策劃的舞步。

但是為什麼一定要按部就班？在這種想法煽動下，我在起起落落般的音階中漸漸加快速度，一步一步地邁向失控。在這樣具挑戰性的速度下，我無法完美地彈奏伴奏，當我不由自主地加快速度，我心中暗叫不好，只得讓伴奏快過主旋律。之後，我再也顧及不到力度的強弱，打鍵確實按到鍵盤底，但不僅指頭用力，甚至把整個身體的力都推進去了。

我化身為在遊樂園玩瘋了的小孩子，由天堂跳下到地獄，在短時間中起起伏伏，不是這邊倒過去，就是那邊墮過來。順理成章地，一首輕快活潑的曲子搖身一變，成為魔鬼在地獄烈焰中的咆哮。耗用極大力道的同時，加上極端的快速，我感受到手臂的抗議和勞累。手指成為了提着萬千公斤大石的紅舞鞋，固執己見，在野薔薇的尖刺上忍受着巨大的痛楚，仍不斷地跳着，跳着的每

一步都頂受着外來的壓力，稍有不慎，下一秒就會被安琪兒銳利的劍刺中心臟，不然就是墮入玫瑰花刺群中死亡。

我不甘心地瞪大眼睛。不，我不能就此倒下，我想要繼續這段樂章，我需要去完成它！突然，曾經無比沉重的壓力消失得無影無蹤，變得輕盈起來，就像墮進深邃的花叢中嬉戲飛舞的蝴蝶，連綿不斷地在百花之間追逐玩樂。事實上，我的手不是被神仙教母的魔法憐惜照顧着，而是因為用力過猛而已經失去知覺。

可是我還是要把這首樂曲的瘋狂延續下去，儘管它只是一齣荒誕的鬧劇，我也必須要在句末畫上一個完滿的句號才行。即使累得喘氣連連，這股堅決的執念依然深根蒂固地埋在心中，拔也拔不出，成長為遮天蓋地的參天大樹，蒙蔽我剩餘不多的理智。狂熱使我失去理性，我像隻野性未除的狗大口大口地吸氣，吸到的每一口氣都直往昏昏沉沉的腦袋衝上去，刺激非常，眼睛情不自禁地黏在琴譜上。

我感覺到全身都興奮不已，渾身上下的細胞顫動着，原本完美無暇的樂曲，一下子崩壞成惡魔的災難性耳語。這首舞曲原本有多愉悅美好，我再清楚不過，正因如此，才更為它猙獰的美感所沉醉。我知道這是錯的，我正在走向一條毀掉自我的彎路，但是我不知道怎樣回頭了。我停不下雙手持續的舞動，它們已被獻給惡魔，被任意地玩弄，便再也不屬於我的了。

正當我深陷瘋狂之際，手背溫暖的觸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一切都變得模糊，就像夢中的浮光掠影，我似是醒過來了，卻又迷失在回憶中。

記憶停留在某個冬天裏，冬日暖和難得。心中想着很久才開始播映的卡通，母親卻走了過來，要我睡覺。她說我之後便會好起來的。躺在床上，我閉着眼睛在想：是的，起來之後就能看到了，一切都會變好的。

陽光熱情，即使在睡夢中也能感覺到溫暖的擁抱，我全身暖

洋洋地起來，母親推着門進來，招呼我喝碗湯。走到客廳時，電視上播放的剛好是我鍾愛的節目。金黃色的陽光普照，曬在長長的沙發上，曬在那碗暖湯上，曬在從一開始便是我最愛的母親上。在那一刻，我真心祈求上天可以讓我永恆地停留在這樣的幸福時光之中。

然而，上天沒有眷顧我。母親之後便因工作而漸漸遠離我。隨着她的走遠，我覺得我失去了全世界。我快要被寂寞溺死，卻沒有人來拯救，最後只能絕望地接受。我曾有個心滿意足的童年，卻因為漸漸跟母親疏遠了，我連快樂也失去了。

每次午睡醒來，我都會在家跑來跑去找母親。多少次失望後，我發現，任憑我多聽話，都沒有人理會。我親自拿起了剪刀，把回憶與現實剪開，「咔嚓」一下，便剪掉我無謂的妄想，剪掉我多餘的希望及失望，剪掉我的未來。那一天之後，我變了，我再也不是那個被陽光親吻的女孩，也回不到當初那快樂的時光，再也不是母親一心一意愛着的女兒。

「你為什麼會變得這樣討人厭惡？」那一次爭執，我們各持己見，她突然的一句，彷彿在我頭上倒下一盤冷水，使我由頭到腳冷僵了。

當我還神遊在回憶當中，縮在房間的一角時，一個非常熟悉的女人推開門，闖了進來。震驚和憤怒湧上我的心頭，她怎可在我的私人時間裏如此粗暴地進入我的個人空間？

那一刻，我只聽到自己沉重的喘氣聲。她迎着光跑過來，一把就抱住了我。我很疑惑，既然她那樣討厭我，為什麼她會抱住我？接着恐懼在心裏擴散，她會對我做什麼？

對了，我明白了，她只是來看我受苦，看我被自我厭惡所折磨的樣子。她只想假裝無辜，裝作一無所知地來看如此難堪的我。

那種沉溺在童年回憶中不能自拔的渴望，對現實和未來的逃避，還有那份像過街老鼠一樣躺在牆角邊的自我唾棄，暗自腐爛、

發臭，就像堅固無比的鳥籠和環環相扣的鐵鏈牢牢地鎖死了我，鎖緊了我孤單的靈魂，鎖定了我發自內心的恐懼，一輩子活在如此恐怖的心理壓力下，我崩潰了。

我拼命高聲尖叫着，跟母親的愛和恨拉扯，努力掙扎逃離。我發出絕望的嚎叫：「你就是想看我受苦是不是？」扭曲的話語夾雜了突破天際的尖叫和不容忽視的恨意。我不能自控地再尖叫了幾下，耳膜充斥着大吵大鬧的聲音。

我受不了這個房間壓抑的氣氛，使勁地從她的擁抱中掙扎出來，最終踉踉蹌蹌地逃跑出去，有意無意地衝進臥房。

我心神不定，瘋狂地拉扯自己的頭髮，心臟在胸膛中「撲通撲通」地跳個不停。強烈的自我厭惡從心底升起，我很透這個一團糟的自己。這樣的我不再有資格得到母親的愛。可能兒時的我可以，因為我帶着她的母愛、帶着她喜極而泣的淚水、帶着她強而有力的心跳而出生。

可是，現在不同了，許多年過去了，我和母親早已有成了多層隔膜。我們的心跳、呼吸，乃至步伐，都不再整齊一致。寒風呼嘯而過的沙發，放在桌上冰冷的飯菜，早取代了往日的回憶。是的，這些都不應該為這個陌生的我而設，我不值得。

一個黑影靠近我身旁，我似有所覺地抬起了頭，驚覺來者又是母親。在詫異之下，我瞄到房間的門沒有關上。頓時，我就像個做壞事被抓個正着的罪犯，臉色一片蒼白。這就是我的終結？

正當我害怕得閉上眼睛，準備迎接我的終結時，她沒有想像中般責問我，她只是用手抱住我，就像對待珍愛的人那般輕柔，充滿着愛意。我睜開眼睛，卻不能看到她的臉或表情。我感受到她溫暖的體溫後，出於親近母親的本能，我幾乎在一秒內就抱住了她。緊緊抱住她的腰，用雙手鎖緊她，就像急流中牢牢抓住一根岸上的草。她當然也抱住我，輕輕的，飽含愛意的。

我再也不想強忍淚水。我變成一個嬰兒，釋放原始的慾望，

放聲大哭，沒有任何心理負擔，只是純粹哭着，為愚蠢的自己而哭，為記憶中那個被寂寞圍繞的女孩而哭。我感覺到現實中的自己將要在和記憶中的自己，身影重疊在一起。

母親靜靜等我哭完，她用溫暖的手很輕地拍拍我。她沉默了一會，開腔說：「我不是想看你受苦。我不會，永遠不會。我愛你啊，怎麼捨得……」我不知所措，就想向後傾斜，看清她臉上的神情。她立即制止我，突然又抱緊我，帶着哭腔說：「別。」這下我沉默了，我馬上放鬆身體，雙手笨拙地有一下沒一下拍打她的後背，希望可以安慰她，消除她的不安。

時間無聲地過去了，在這個安心的擁抱中，多年的隔膜一下子消失了。我像是回到了當初，找回當年在母親的肚子裏安睡的平安。

金色陽光的絲帶還在延續下去。時間就像粗纏在一起，佈滿尖刺的巨形藤蔓，把愛和溫暖拒於千里之外。唯有愛，越過千山萬水，穿過尖刺，跨越時間，從光的一頭到來我這一邊。

其實在我和母親相抱的一刻，我早已原諒了她，原諒了自己。那一句小聲的呢喃，懷着無上愛意及歉意的愛語，不知她是否聽到了？